

[清] 顧炎武 著

# 音學五書

去聲者也。書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此心所愛而上聲者也。若譽字三見於詩車舉之式。燕且譽振贊之以永終譽皆作去聲而韓奕之韓姑燕譽獨作平聲此豈得謂爲情乖者乎。以此讀經所謂泥而未究者也。

顏氏家訓江南學士讀左傳曰

晉書

音義卷下

六朝宋齊梁陳刻

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晉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

漢書高帝紀縣給衣衾棺槨具。如淳曰棺音貫。師古曰初爲棺

〔清〕顧炎武

著

音學五書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音學五書/(清)顧炎武著. -北京:中華書局,1982(2005重印)

ISBN 7-101-04532-4

I. 音… II. 顧… III. 漢語－古音－音韻學 IV. 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4993 號

**音 學 五 書**

[清]顧炎武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35 1/4 印張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12001—14000 冊 定價:68.00 元

---

ISBN 7-101-04532-4/H · 227

# 前言

《音學五書》為清初顧炎武（公元一六一〇—一六八二）所作，包括《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是清代研究《詩經》古音的一部重要的有開創性的著作。《音論》是綜述韻學源流的，其他四種是專論古韵的。

關於古韵的研究，宋代已肇其端。如南宋時吳棫有《韵補》，鄭庠有《古音辨》（見元熊朋來《經說》卷二《易詩書古韵》條）。但是他們只看到古代韵寬，不同于唐宋時期的韵书，而不知道古韵自有一定部類和讀法，因而就詩定音，隨韵取叶，漫無準則。下至明代中葉，陳第作《毛詩古音考》才清楚地認識到「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古人有古人的音，今人有今人的音，古人作詩押韵自有條理，而且有一致的讀法。因舉出《詩經》四百四十餘韵字，列本証、旁証，指出擬定的讀音，為古韵的研究闢出一條途徑。不過，他僅僅單獨辨每字古讀某，而不嘗比類綜合，探本尋源，歸納出古韵的部類分合，仍然是散漫而無系統的知識。直到明末，顧炎武一掃前人叶韵之說，繼踵陳氏，審核《詩經》全書一千九百餘韵字，與《廣韵》韵部比勘，分別同異，綜合貫串，定古韵為十部，開清人銳意研究《詩經》古韵之先河。

顧氏所定古韵十部是：

(一) 東冬鍾江

(2) 脂之微齊佳皆灰哈，支之半，尤之半（有入聲）

(3) 魚虞模候，麻之半（有入聲）

(4) 真誦臻文殷元魂痕塞桓刪山先仙

(5) 蕭宵肴募幽，尤之半（有入聲）

(6) 歌戈，支之半，麻之半

(7) 陽唐，庚之半

(8) 耕清青，庚之半

(9) 蒸登

(10) 侵覃談鹽添咸衡嚴凡（有入聲）

顧氏研究古音，取材甚廣。在《音學五書》中，《唐韻正》卷帙最多，也是比較重要的一種。顧氏明白指出學者讀其書“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顧氏認為《廣韻》二百六韻的分部即本于《唐韻》，此書為訂正《廣韻》讀音而作，所以名為《唐韻正》。書中羅聚材料之豐富，誠令人驚嘆。除《詩經》《楚辭》和先秦經傳諸子之外，推而廣之，下及兩漢以迄南北朝的詩賦和文傳群書以及碑刻中的韻語以為參註，甚且引及唐代詩家的用韻來說明字的讀音；同時又能在必要處指出漢以後聲音的流變和用字的假借諺替，這對清代的文字音韻之學影響極大。

顧氏研究古音的方法，不單純憑借韻文的押韻，還進一步從文字的諧聲上觀察字的歸類。例如《我》字古音屬歌戈部，而《廣韻》寅韵之義，支韵之儀也同屬於歌戈部。又如《皮》字《廣韻》收在《支》韵，而從《皮》谐声的《波》《頗》《坡》等都属于歌戈部，则《皮》也属于同一部。因此，顧氏分部歸字雖然借《廣韻》韵部名稱以為統攝，但並不為《廣韻》韵部所囿，而能

离析《广韵》，把不同的字分隸于古韵两部。如支韵字一半入脂之，一半入歌戈；尤韵字一半入脂之，一半入萧宵；麻韵字一半入鱼虞，一半入歌戈；庚韵字一半入阳唐，一半入耕清。足見用心之細。後來江永、段玉裁步其踵武，擘析更精，成就更大。由此可知：顧氏啟牖之功誠不可沒。

顧氏的貢獻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入聲的分配。《广韵》裏入声韵都與陽声韵相承，如“屋”與“束”相承，“質”與“真”相承，而陰声韵一律無入声。至於古韵，顧炎武則根據《诗經》押韵和《說文》諸聲，並參照古書中的文字假借和韵书中一字或有去入而讀的現像確定屬於《广韵》的陽声韵只有“侵”“覃”以下九韵有入声，其他各韵都沒有入声；屬於《广韵》的陰声韵，除歌戈麻三韵舊無入声外，其他各部都各有相承的入声（見《音論》《近代入声之誤》條及《古音表》）。論據確鑿，為前人所未道，這一大發明，後來研究古韵的人都以此為準。

不過，顧氏定古韵為十部，終不免有疏失。一则分部不够精密，一则字的歸類不盡妥當。爾後江永、段玉裁、王念孫、戴震、孔廣森、江有誥諸家繼有論述，中間經過一百八九十年始趨精當。事之創始固難，補苴又何嘗容易？案顧氏分部所以不够完美，跟他誤認為古人四聲一貫，同一章詩可以四聲並用有關。《诗經》中一章一韵的固多，而中間換韵的，或上去分用的，也屢見不鮮。但顧氏過信陸德明在《毛詩音義》中所謂“古人韵體，不煩改字”之說，乃至疏于審音，不加詳辨，在《诗本音》和《易音》中有非韵而注為韵的，有换韵而指為一韵的，有本是韵而不注韵的（見戴震《聲韵考》卷三），因此分部不能允當。江永稱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見《古韵標準》例言），正中其病。

另外，顧氏明古今音有異，又知古今各有方音，而書敘中却說「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這種信古、泥古的說法，與歷史發展規律相違背，無疑問是錯誤的。

我們讀前代的著作，應當深知其利病，以便從中汲取精華，轉為己用。顧書雖不無缺失，但仍有其獨到處。他曾經說：「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足見此書確是一部殫精竭慮的著作，自有其價值在。今日看來，可資考證論史之助的地方還很多。現在中華書局據觀稼樓仿刻本重印，其意義也就在此。因略抒所見，以供讀者參酌。」

周祖謨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

顧氏音學五書敘

世言韻書本於沈休文不知六朝時作者固不一矣自孫

恤集爲唐韻其書皆廢宋真宗改爲廣韻亦仍舊貫云爾

後來人各以意分合增減譌舛實多予每病之而廣韻之

書學五書

曹敘

一觀稼樓仿刻

書久無刻本能通其大指者尤渺焉吳門顧寧人家傳詩學天才淵悟一日出其所著詩本音示予喟然爲之歎服憎三百篇以來無能發其覆者而始遇之今日也往者吾鄉陳君季立依吳才老之書

爲毛詩古音一編焦澹園先

生以爲獨得古人之傳而一字數音未有條理至寧人則

秩然不紊而博學旁通至當歸一三代之元音其在是乎

百世以下豈必無后夔之教尼父之刪將有取於斯焉而

書學五書

曹敘

二觀稼樓仿刻

在今之學者離經辨志尤爲切要實詩學之權輿云

崇禎癸未陽月之朔

石倉居士曹學佺書



音學五書敘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音學五書敘

音學五書

敘

一觀稼樓仿刻

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

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顥梁沈約

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

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

音學五書

敘

二觀稼樓仿刻

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亾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時以詩賦取士其書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定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

韻行而唐韻亾爲音學之再變  
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亾蓋  
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  
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寤于中  
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  
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  
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  
秩如至隸而不可亂乃列古今

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  
論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  
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  
爲易音三卷辨沈氏分部之誤  
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  
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  
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  
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

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  
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  
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  
後之作者焉東吳顧炎武敘

音學五書後敘

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橐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昭爲之攷說文參羣書增辯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煥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攷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

音學五書

後敘

一觀稼樓仿刻

音學五書

後敘

二觀稼樓仿刻

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遼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時蹠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烏嗟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夏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附註九經之下其元本遂亾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厚與予言詩有獨得者今頗采之以答書附於末炎武又書

後序

此書自剏始至於卒業二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橐而手書者三亦已勤矣然而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而詩本音十卷則李君因篤不遠千里來相訂正而多采其言若夫本說文

正字體酌古今之間而手書之則張君詔與其二子叶增叶箕若二君者亦儒林之罕覲者也其工費則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僭於人又區區之素志也復懼末俗儇惡好改竄人書以自賈銜刻成藏版名山以待後之信古者炎武書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亾而文亦亾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謗昌改陸爲達

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  
遂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  
二說謂仍當作弗遇過之而不知古人讀離爲羅正  
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剛夷誅也孫奕改誅爲  
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  
簡狄枉臺魯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  
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魄  
兮歸來北方不可以久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  
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  
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  
甚無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劙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  
盜夸揚慎改爲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  
夸爲剗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  
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驕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驕爲御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驕而  
不知古人讀驕爲邾正與輿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  
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俟王有德乃得當之後  
人改迎爲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  
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  
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爲合不知

書附

二

書附

三

古人讀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柏梁臺詩上林令曰  
走狗逐兔張罿罘今本改爲罿罿又改爲罿罿而不  
知古人讀罘爲狀之反正與時爲韻也揚雄後將軍  
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  
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  
人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  
陸雲答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  
風激驚今本改驚爲驚而不知古人讀備爲故正與  
驚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管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治  
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治爲渚不知宋書  
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治而古人讀治爲墅  
正與敘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醍在堂  
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  
長無絕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戶正與  
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  
我儀之臥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  
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  
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  
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

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凡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剗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廐騶頴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駕爲邾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毋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

書附

四

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怨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禋治羣臣嘉德祇誦禋烈請刻之眾則古人讀眾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悔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並玄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

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蘚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冶顰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

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冶爲墅之證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鋟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廻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允祿茂才以爲不必是讎矣張說隴右節度大

書附

五

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廻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戎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阤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防守而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爲肪

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淡雲夏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俗今本改俗爲愴不知廣韻二十二答部元有俗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俗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

不能終也

其詳見唐韻正本字下

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

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答者漢熹

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

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

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

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鎔簡明白

書附

六

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註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鎔簡之說註於其下已大破拘撃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糾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錄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註之曰疑今之錄本加精而疑者不復註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

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

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僥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

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

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

易二書廟平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

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蒐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顥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

書附

七

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紹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姓氏

東吳顧炎武亭林

纂著

秉義果亭

閱

甥

徐乾學健菴叅閱

元文立齋

後學張

弨力臣較訂

男叶箕增同書

音學五書

姓氏

一觀稼樓仿刻

## 音學五書目錄

音論卷上

古曰音今曰韻

韻書之始

唐宋韻譜異同

音論卷中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古詩無叶音

音學五書

目錄

一觀稼樓仿刻

四聲之始

古人四聲一貫

入爲閨聲

近代入聲之誤

音論卷下

六書轉注之解

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  
反切之始

南北朝反語

反切之名

讀若

詩本音卷之一

周南 召南

詩本音卷之二

邶 邶 衛 王

詩本音卷之三

音學五書

目錄

二 観稼樓仿刻

詩本音卷之四

鄭 齊 魏 唐  
陳 檜 訾 酈

詩本音卷之五

小雅

詩本音卷之六

詩本音卷之七

詩本音卷之八

大雅

詩本音卷之九

大雅

詩本音卷之十

周頌 魯頌 商頌

易音卷之一

音學五書

目錄

三 観稼樓仿刻

易音卷之二

彖傳 象傳

易音卷之三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文言傳 說卦傳 雜卦傳

唐韻正卷之一

上平聲一東至四江

小雅